



百九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22





文庫11  
D263  
22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8342



後漢書卷之一百九上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

文補綴漏逸

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先是四方

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





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

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邊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

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戚也戚鉞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步者委

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於危反它音以支反中元元年初建

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

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大僕御屬中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以旄頭為前驅

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雲物解見明紀袒割

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

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園橋門也園繞也

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

能以受其業劉敞曰案文此受當作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

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

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

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紀顧命史臣



著為通義

即白虎通義是

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

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

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

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竝陳敦

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

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

藝文博士倚席不講

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逝問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

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

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

敝鞠為園蔬

詩小雅口鞠為茂章注云鞠窮也

牧兒蕘豎至於薪刈

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

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

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

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

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

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

漢官儀曰

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

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

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

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棗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



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

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

呈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

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

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

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

小乃制為膝囊

膝亦膝也音徒恒反說文曰膝囊也

及王允所收而西

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

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今

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

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

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

因曰師資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

前書寬字子襄

丁寬授田王孫王

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瑯邪梁丘賀

前書讎字子卿喜字長卿

賀字長翁

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

梁國焦延壽

前書延壽名贛

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

前書



直字長翁傳易授瑯邪王橫為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以古

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

永為高氏學毋將姓也母讀曰無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

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緡屬山陽郡諸本作緡者誤梁

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以容為禮官大夫

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

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推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

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

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

菟首詩小雅邶葉詩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

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菟斯首魚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為節也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

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

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

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

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

不登穀



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  
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  
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  
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  
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  
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  
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  
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  
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

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  
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

風俗通注音圭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  
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為

博士稍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

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於

官年七十時中山解陽鴻字孟孫

姓解陽名鴻也解音胡尾反其字從

角字或作鯀從魚者音胡作反

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為

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

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

乞讀

日 卽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



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於

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胛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膚



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劉攽曰注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案文少一於字一

外字 世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

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謬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

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

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

偷生

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

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

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

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

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

農太守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

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

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

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

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



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

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

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

陽生字伯和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

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

授夏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

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

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

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歛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

書至歛八世皆為博士歛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

莽時為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

河北到原武見歛在縣脩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

事世祖即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

南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楊州牧遷汝南太守

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歛在郡

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



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歛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歛死日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歛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歛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歛命書奏而歛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

鄧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廐長

歛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

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

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弁

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蘄長

續漢書曰

弁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弁翔翺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

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

年大司空弘

朱弘也

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

田不實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

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



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

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

以為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陰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

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

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

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

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

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

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

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

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

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

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

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為諸生初習歐

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



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

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

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

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

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哀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

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

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

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

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

尉崔發等視說其後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

莽封發為說符侯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

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

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

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

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盱晚也自以為鍾期

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

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

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

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

石曰嘗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

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

堊堊有泥墁之也堊音於谷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

後漢書卷之九十一 傳本傳



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

察而遇斯患乎○劉歆曰何謂察察案文謂當作爲言何故爲此察察也後人不曉爲謂

多相亂也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

杜預注左傳曰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逆旅客舍也

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

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

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

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

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

傳○曰書射於此矣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

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

王莽爲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嘗勸子建

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

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

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

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夫差伐越



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劉敞曰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

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

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

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公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

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

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算及舟車官

賣鹽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僂和之曰謂僂

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無僂言僂音仕鑿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駟

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譏刺

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

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

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

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

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

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

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天

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



俊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

田狩畢弋不聽國政甲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

家小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

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

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案史記達者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



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  
 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  
 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  
 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  
 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  
 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  
作易林  
 也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  
 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  
 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

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  
 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  
 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  
 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  
 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  
 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  
 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劉  
攽曰  
 案文此少  
 一公字 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



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美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為褒聖侯倫今見存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

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閹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



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

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

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

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讞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

略曰當斷不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

加高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

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

倫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

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

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

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

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

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

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固敢有辭帝乃下

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自幽谷升於喬木寵以藩傅稽留王命

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狷遂徵詣廷尉

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

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道逃也中興



後漢書卷之九十九 儒林傳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  
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  
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  
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後漢書卷之一百九下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  
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  
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  
得立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

般音十  
滿反

曾祖父嘉以魯詩

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  
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



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  
空宋弘薦詡徵為郎除符離長

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

官後徵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  
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

曲阿今潤州縣

少為諸生受業

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

姓右師

習魯詩論語王莽末

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  
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

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

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

教也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

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

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

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

師傳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

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

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



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  
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  
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  
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請  
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  
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  
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  
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  
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于官

伏恭字叔齊瑯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  
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  
勲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  
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  
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  
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  
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  
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  
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



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瑯邪引遇如三公儀  
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年九十元和  
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

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少習齊詩

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亾末乃  
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  
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  
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  
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  
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  
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  
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  
日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  
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  
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  
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



平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

杜君注云

○劉攽曰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

府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號曰召父

父建武中為卷令

卷縣屬滎陽郡卷音丘圓反

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劔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

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

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反下同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

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

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

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

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

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

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寬惠為政勸課

史第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

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

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

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

郵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

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

為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

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



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

皆傳於世中興後鄭泉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

傳鄭玄作毛詩箋

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

毛公嘗爲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爲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

高堂生名隆

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

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

慶普

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

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

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



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襄遂撰漢禮事  
在襄傳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

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

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

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

志曰永平中以禮儀識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

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

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

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眾傳周

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

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

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

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

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

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即眭孟姊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

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



趙人貫公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

東緡今兗州金鄉縣

習公羊嚴氏

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

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

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龜池令奉公尅已

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

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

廖音

力弔反

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

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

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緡氏人

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

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竝起宗族老



後漢書卷之九十一 何休傳  
九  
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程」。

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



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複重音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

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耻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

卒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諡曰節聞其

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

十八年代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



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

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遭逢也

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

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劉敞曰案前後叙說無

宣氏學蓋下有宜字因誤宣氏此兩字也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幽州辛平縣少習公羊春秋



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  
 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  
 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  
 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  
 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  
也音之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  
舌反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  
 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  
 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

氏廢

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為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謗豫免廖歸國

育坐為所舉

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

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

父豹少

府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  
 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  
 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  
 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  
 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  
 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



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  
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  
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  
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  
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  
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  
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

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

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  
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  
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  
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  
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  
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魏畧



曰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詰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為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漏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放曰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為是仕為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

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危

運二年乃謹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時今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

尚父鷹揚方叔翰飛

尚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

三十鳩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涖臨也鳩急疾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

入攻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

毛詩曰載

橐弓矢橐所以盛弓言今太平橐弓卧鼓不用征伐故須賢人也

宜得名儒典綜禮

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

曾參史魚兼

商偃之文學

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則子游子夏

博通羣藝周覽古

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

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

史記曰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

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僂之其節專車此為大也隼集



**陳庭**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湑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

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

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黃熊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泉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亥有二**

**晉**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郟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也**非夫洽聞**

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亾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夏**

**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爲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

**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

**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



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

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能反朝

廷之士為祿故人而不能出

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

傳說豈不煩哉

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亾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

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臣愚以

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

劉向孫卿

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

前書匡衡為平原文學長

安令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

尊儒貴學惜

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

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尚書

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



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

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

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涿長卒于家涿音侯初慎以五

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

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

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

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

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

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爲章甫之冠縫掖

古昔稱先王遊庠序聚橫橫又作蠻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

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

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羸擔負也其耆名高義

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

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

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



而繡其鞶帨揚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煩碎也鞶帶也字或作幣說文曰幣覆衣巾也音

盤帨佩巾也音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

或從無二專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誆誆之學

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誆說喧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

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

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

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祗僻祗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朝綱日

陵國隙屢啓陵陵遲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

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謂閻忠勸皇甫嵩今推上豪漢而自立嵩不從其言

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人誦

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言政化雖壞而朝夕不傾危者以經籍道行下人懼

逆順之執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

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

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

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謂溫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也暨乎剝撓自極

人神數盡易大過曰棟撓凶撓折也極終也言漢祚自終人神之數盡撓音女教反然後

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

獻帝為山陽公自廢至堯十四年以壽終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



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跡猶尋也言由有故先師垂

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

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

不通春秋之義者必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

者分門各自承文也言斯文未陵遲故學

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激說經者各自是其一或

久莫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

後漢書卷之一百九下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上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

史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

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

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

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

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

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

論都賦



為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為知矣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

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般夷去奢行儉於亳

帝王紀曰般夷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夷乃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成周之隆乃即中洛周成王就土中洛陽也遭時

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優劣

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棄去阻

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

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特德不特險也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謂秦或富貴思歸不

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

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即日車駕策由一卒

前書成卒婁敬說高祖都關中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或知而不從久都境垧謂

武久都洛陽也境垧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地薄四面受敵境垧音古交反垧音古角反臣不

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

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

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光武

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建及斗極北星排闥闖入函谷闥闥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

運轉而行也



也觀阨於峭黽圖險於隴蜀圖猶規度也其三月丁酉行

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齋

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乎以思

諸夏之隆謂歎聲遂天旋雲游造舟於渭北旣涇流爾雅

曰天子造舟造竝也以舟相竝而濟也旣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開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旣字在方部

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

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度也楚辭曰橫大江兮揚舲也瘞后土瘞埋也謂埋牲

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禮邠郊甘泉祭天所也在邠地之郊

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

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官即天子行幸也六王邸高車廐於長安脩理東

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

霸漚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龍脊撫

未央覲平樂儀建章龍晉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

木覲視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竝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是時山東翕然

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以拒外山

也東容有為篤言彼埒井之潢汗固不容夫吞舟埒井喻小

也莊子曰埒井之蛙潢汗滄水也吞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汗瀆豈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

之滄潒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楊雄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濕潒濕潒小貌也滄



音鳥迥反 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老子

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

崇高也 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

曉喻也 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 霸自岐靡國富

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 天命有

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前

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

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 蹈滄海跨崑崙楊雄長楊賦曰

遠大也 奮慧光埽項軍慧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埽 遂濟人難

蕩滌於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 劉敬建策初

都長安解見班固傳 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

守之 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

農桑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

過於耳曼美也 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

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

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

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



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

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

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校平城之讐校報也

于圍高祖於平城票騎將軍遂命票騎霍去病也勤任衛青青為

大將軍霍去病舅也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也長

楊賦曰疾如奔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席

卷漠北叩勒祁連漠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橫分單

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秋之總稱也燒芻帳芻毛布也繫閼氏單于妻號也

燔康居灰堊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號箭

也釘鹿蠡蠡音維匈奴有左右馳阬岸獲昆彌昆彌西域

也虜傲倭方言倭養馬人也字書倭音真字書無傲字諸家並曰傲倭為栗牘西域國名也傳

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驅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出汗血馬鞭馱

驥駢馬也馱音決馱音蹄生七日而超其母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

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域屬國一郡領方

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立候隅北建護西羗楊雄

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候也置護羗校尉以主西羗挫驅氏羗羗狼叩

祚挫擊也羗狼猶擊擾也東擁烏桓蹂躪濊貊字書

摩字方言云摩滅也蹂躪也南羈鈎町水劔強越羈

麟轆也音吝濊貊東夷號也



也鉤町西南夷也水劍謂戈船將  
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鉤町音劬挺

**血** 穀梁傳曰越人被髮  
文身沫血水沫如血

**郡縣日南漂槩朱崖** 武帝元  
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

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  
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

**部尉東南** 兼有黃支 揚雄解嘲口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  
郡都郎驛去長安七千三百里驛音審

**連緩耳瑣雕題** 緩耳耳下垂即儋耳  
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

**摧天督** 即天  
雕題交阯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  
涅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

**牽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瑋瑁戕觜觶** 郭義恭廣  
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殘也瑋瑁  
大龜亦瑋瑁之屬觜音子期反觶音以規反

**於是同**

**穴裘褐之域**

同穴挹婁之屬也  
衣裘褐北狄也

**共川鼻飲之國**

前書  
賈捐

之曰駱越之俗父子同  
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

**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

稽  
止

地方言曰顙顙顙也以顙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  
賦曰虎豹豺狝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

**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

**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

**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

**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

高祖至平帝十  
一代歷涉也合

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  
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

**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

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  
邑廢而宣帝中興也

**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



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已

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

幽大王居鄴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

場也衍廣也秦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沃野

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

涇渭號曰陸海蠶生萬類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

地澱滓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梗柎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淤

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主韓詩曰陶湯也爾雅曰遂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

斤金也田田相如鑄鑿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鑄推也

音甫袁反埤蒼云鑄鑿也謂燒所伐林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火耕流種功淺得深以

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嶽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

而戒之曰汝必死於峭之巖陰之下嶽巖謂峭也嶽音吟關函守峽山東道窮函

谷關也峭謂峽山之關也在藍田南故武關之西峭音堯置列汧隴靡偃西戎靡音

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黃

河之津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

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教注云朔北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方城池百尺，阨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衣服之要也。

故以一卒舉礪，千夫沈滯。礪，石也。前書匈奴乘一人隅下礪石音力對反。

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筮笠居羊腸道，魚筍門，一人守險。

千人弗敢過也。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剽，急也。

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士卒易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

肇有十二，是為瞻腴。尚書：日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幽并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瞻腴。今流俗北地之良沃者為瞻者也。

劉放曰：注案文用霸則兼并，先據則

功殊。高祖先入關功為諸侯最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

財產富衍，若用武則財皆奮勵而要功也。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地險固故

難誅也。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

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亾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

慢違。偷，忍猶盜竊也。淵囿，謂秦中也。徒以執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忽反。假

之十八，誅自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公賓就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

能引維。引，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綱維，故致致亾。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為赤眉所破也。

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

龍竝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鬪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劉永張

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

受命者為誰也。



不世之姿

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彊華自關中特赤符也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代

出言有時間

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

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

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

立號高邑舉旗四麾

舉拔

晉策之臣運籌出奇

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

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

虓怒之旅如虎如

螭

詩鬪如虓虎注云虎之怒虓然也史記周武王誓衆曰如虎如羆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

獸形也虓音呼交反

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剗蛇莫之

方斯

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玄注

云燔魚以祭變禮也剗割也音之亮反謂高祖斬蛇也

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

龍淵晉鏐錮

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文鏐錮大戟也音莫邪晉謂建之於晉也吳越春秋有

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

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並星名

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漢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

司兵兵弩象也

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

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疊疊遂興復乎

大漢

爾雅曰疊疊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亶亶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瘳

瘳差也而主上方以邊陲為憂忿葭萌之不柔

楊子雲長

楊賦曰遐萌為之不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及交趾徵側反盧芳入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



也

遺猶留也

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

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

信讀日申

若夫文身鼻飲緩耳

之主椎結左衽鑿錡之君

結音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推頭髮

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鑿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鑿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錡音牛于反峩蒼曰錡錡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狄之君長也

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

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

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

不如保殖五穀之淵

左傳曰吾將略地焉略取也

遠救於已亾不

若近而存存也

易曰成性存存也

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

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

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注歲湛音沈易通卦驗

曰異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

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

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

淮南子曰孔子

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遽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



廣太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不忘亡安

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客以

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

之淳潛與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闕

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羗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前書武賢

狄道人為破羗將軍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

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及延年並辛氏秉義經武而

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

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羗請篤為從事中郎

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

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頌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

避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

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

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山師頌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

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



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  
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爲  
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  
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  
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迪志詩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  
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勗勉也  
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過邁行言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哀  
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

弱冠靡所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於於赫我

祖顯于殷國謂傳說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

取平也謂伊尹也高祖命傳說曰爾尚明保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武丁興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

則也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

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傳說保膺淑懿續修其道續

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積德載載重也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勲緒中葉謂

也與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傳說之事光大其勲

功而用其緒胤也謂傳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傳喜

論議正直爲大司馬封高武侯傳晏爲孔鄉侯傳商爲汝昌侯建武中傳俊爲昆陽侯也伊余小



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

漑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誰能昭闇啓

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

率朋友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忒詩云與子契濶契濶謂辛

苦也懈息也忒差也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

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衆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法若不勤

勵則不能昭明其道農夫不息越有黍稷尚書曰若不專一則不能深測

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

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一也

疾害也言為事不專則多害其力也如彼遵衢則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則不知

所終極也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

亂也志不專一徒煩勞於我心兼聽衆聲則音亂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

如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徃如流言其速也少有

閑暇之日也行邁屢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當自

歸不可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中廢也聿循也卒終也

言朝夕龜勉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

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

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

契濶



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

奏之

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

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

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

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

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

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

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

殆不免喪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

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

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

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

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

時千乘王冠千乘貞王伉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邸乃詔

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

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

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

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



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

孤賤愚蒙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太平先人

餘福謝承書香代為冠族葉令況之子也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偕累

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

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

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

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

至為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

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

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

以畢臣香蠅蟻小志誠瞑日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

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

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

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

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每郡國疑罪輒務

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

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

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



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

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

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

伐冰解見馮衍傳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

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

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

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

坐事奪爵毅少以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

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允馬融其上書稱其美安

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

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

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

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

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

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

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

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

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

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三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

遊宦唯衆不遇，以壽終于家。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秘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一名寶。

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

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

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

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

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

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

云。此類本無，又見其書，其書之遺，其傳而已。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

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

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

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

中，舉孝廉為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

州縣也。蕩音湯。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



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

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

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于延

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

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

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

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相水溺死文考

一字子山也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

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

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

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

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

之中事瞽叟謙讓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

仲麻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大王有事必諮謀焉

太姘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身目

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姘者文王之妃

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如旦夕勤勞以盡婦道文王

理外文母理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

內生十男也



致王訓正後宮嬪御列女傳曰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周宣王嘗

有序咸無嫉妬也夜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

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齊桓好樂

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皆輔主以禮扶君

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

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

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

之義也其法九嬪以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為一夕夫

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獻公

也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也雌代雄鳴則家盡

婦奪夫政則國亡也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

圯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聞舊竝后匹嫡左傳曰

周桓公曰竝后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匹嫡亂之本也

舒弒靈公楚伐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詩小雅也番幽

陳滅之見左傳荷爵負乘采食名都易

幽王淫色不尚賢德之人寵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

其後親而以番為司徒之官都于向皇父幽王后之親黨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憚

向邑也以向為皇父食采邑也憚大也音呼謂詩人刺番為司徒及皇暴辛惑婦拒

父都向用其後親黨是以其德不大也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諫自孤**

暴虐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謂惑妲己也。紂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

紂不從自孤。

**蝠蛇其心，縱毒不辜。**

字書蝠音福，即蝠也。此當作蝮音。

謂紂獨夫也。芳福反，不辜謂菹梅，伯脯，眾侯之類也。

**諸父是殺，孕子是剝，天怒地忿。**

**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

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

剝，剔也。孕，婦為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劍也。

**初為天子**

**後為人螭。**

左傳曰：螭，龍屬，杜預注云：螭，山神獸形，故以比紂之惡也。

**非但耽色**

**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

**辱殘。**

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於初雖恃權執而笑後

**浪絕宗廟，燒**

**末嬉喪夏。**

競，懼也。而，定。

浪，絕也。宗廟，燒。

末嬉，桀妃。有施氏女。

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未嬉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歿於南巢。見列女傳。

**褒姒斃周。**

周幽王嬖褒姒，為犬戎所殺也。

**妲己亾殷，趙靈沙丘。**

趙武靈王

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為王。吳娃歿，何愛弛主父，憐

章北面臣，詘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

先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先因圍主父宮，章歿。成先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

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官人後出者夷。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飢探雀鷺而食之。三月餘，歿沙丘宮。

見史記。

**戚姬人豕，呂宗以敗。**

解見皇

**陳后作巫，卒死於**

**外。**

孝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

**霍欲鳩子，身乃罹廢。**

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女，欲謀

毒太子，被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



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

德福有慎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無德而祿殃也若慎其機事則有福也

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

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讀

日諷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

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

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效日劉

索史尚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而德政未

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

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史記趙高欲為

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承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

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高遂作亂也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

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

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

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

懷忍忍忍忍猶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亾矣琦得脫走

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

十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

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弟子

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懶讀書但欲眠韶

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

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

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

為臨穎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

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

十五篇終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上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下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平四十大卷類精於書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

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開涉也不羈謂超絕

陽上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

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

謂在位者也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

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仕

郡為綱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



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對曰昔

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

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為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

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遂巡而謝

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

孔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

而出齊人乃歸魯詩唐風君子仕不為已職思其憂日無以

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

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

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

乃作解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

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

趙衰之子盾諡曰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

融桑之下有卧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之不敢食

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秦越人還號

太子結胠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號號太子

所謂尸蹙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鐵砥石設曩之二人

不遭仁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車軫說文



鉉石運乎手爪

古者以砭石為鉉凡鉉之法問橫木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

之搖而下之此運手爪也砭音必廉反

今所賴者非直車輪之精脯手

爪之鉉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

禮記曰祭司命鄭玄

注云文昌中星也

使乾皮復舍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

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

班班明貌

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罩網

加上機穿在下

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罩機捕獸機檻也穿穿地陷

獸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

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

羿子

穀左

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穀引弓也

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

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

昔濟我南今振我西

西協韻音先

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

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

千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

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

反駁

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相則偏矣

德政不能

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

國念復增其荼毒

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注云荼毒苦也

秦漢無以



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

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亾舐痔結

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于 嫗媯名執撫拍豪強嫗媯猶偃僕也嫗音衣宇反媯音丘矩反撫拍相親狎也

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放

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捷疾也懾懼也急懼逐物則致富昌 渾然同惑

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

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

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雖欲竭誠而

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狺狺

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

犬狺狺以迎吠關梁閉而不通狺音銀 安危亾於

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待燃

柂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前書賈誼曰措火積薪之下而寢於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當今之執何以異

此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虫妍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則享榮

寵而見納用榆音輸 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

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

雖死而非亾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



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伊優北堂上抗讎倚門邊

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讎高亢婢直之貌也佞媚者

見親故昇堂婢直者見棄故倚門讎音奔

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

秦客魯生

皆寓言也

執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

為芻

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也

賢者

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

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

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

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

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

揖三公何遽怪哉

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

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畏也

逢即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

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

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

分坐別坐也

坐者皆屬

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

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

陟意未許通壹以壹

數至門故自勉强許通之

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

伏西州承高風舊矣

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



乃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

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

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子高

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

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

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

明者矣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

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

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

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

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

大驚乃追書謝曰嗟跌不面企德懷風虚心委質為

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

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為尊

更啟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敞平

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敬壹故謂為所天事在悖惑

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



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

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

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

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劉敞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嘗

相呼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君作君字是

以貴下賤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

之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

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

情之志論語曰夫子恂恂然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

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

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人不

知已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

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今壹自譴而

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

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

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

蒙袂戴履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歿仲尼曰其嗟也可



去其謝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動膝炙壞潰

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動膝炙壞潰

人有四關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

十二節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

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

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

南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

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

尼作春秋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

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

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

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

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

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

劑其味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剪齊也音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

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晏子對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



比和而不同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

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

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

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曰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

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

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

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也

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

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

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過能改曰恭索此楚語之文此違而

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

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

圍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為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芋尹申亥申無宇之

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

殉而葬之也○劉放曰注楚靈王子圍案文多一子字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

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

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

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為戮



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

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

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已疾也孔子

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

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怨矣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

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罇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錫與其構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

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爭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

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

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

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

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語夏書

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

行事當常念如在已身也庶眾也言眾事恕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故君子之行

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

回不為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



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

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勃

鞮以逆文為成勃鞮晉寺人名披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袿及

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及以呂卻之難告之言初雖逆文公後竟成之也

瑕以順厲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

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二傅管蘇以憎忤取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

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

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歿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

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

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屬涿縣

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興起學校比

於魯衛也庚桑瑣隸風移礪礪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

道以北居礪礪之山居三年礪礪大穰礪壘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

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

人乎稷音猥礪音盧罪反路將使子羔為費宰曰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

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

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



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

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

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

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

臺解見馮衍傳楊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

出德號省刑罰此為諷也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

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

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

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

巫山縣東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

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說苑此竝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

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

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

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

敗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

曰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

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為楚所滅也乃作斯賦



以諷之。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

胄胤也。高陽帝顓頊。

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為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

建列藩於南

楚兮，等威靈於二伯。

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楚。其

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

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

號。

國語曰：商伯大彭、豷，左傳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

達皇佐之高勳兮，馳

仁聲之顯赫。

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

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

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

夏肅清，五服攸亂。

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稜，如電雷之斷決也。五

服，甸侯綏要。荒也。亂理也。

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

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嬾婉。

嬾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於願反。

竭四

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祕玩。爾乃携窈窕從好仇。

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徑肉林登糟丘。

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

以為林也。蘭肴山竦，椒酒淵流。

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詞曰：蕙肴兮蘭

藉桂酒。今椒漿。

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

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

彌終也。楚詞曰：望瑤臺而偃蹇。

於是招宓妃

命湘娥。

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

齊倡列鄭女

羅。

楚辭曰：二八齊倡，起鄭舞。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

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風。

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

左傳曰：繁



手惜聲淫埋心耳乃忘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鞋

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

曳華文方言曰袿謂之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羅衣飄飄組綺續紛

組綬也綺綾也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鵠之失羣振華袂以透

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讌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

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

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飄以輕逝兮似鸞飛

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蹉跌

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縈繞纏結爾乃妍

媚遞進巧弄相如俯仰異容忽兮神化化協韻音花體迅

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

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天河

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於是音

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

比目魚一名鱒一名王餘不比不行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伯牙鼓琴游魚出聽孤雌感聲

而鳴雄枚乘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羈雌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

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羣樂既考考成也歸乎生

風之廣夏兮脩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固吸氣還

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廣夏遠房下羅幃來清風携西子之弱腕



今援毛嬪之素肘

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

毛嬪毛嬪也莊子曰毛嬪麗姬人之美者

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

草

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葍被風葍白芷也

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

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

張衡七盤賦曰

歷七盤而

惘焉若醒撫劍而歎

醒酒病也

慮理國之須才

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

世而作理焉沈洄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

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士階

墨子曰虞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

舉英奇

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

蓬蒿草萊之間也爾雅曰髦俊也

君明哲以

知人官隨任而處能

能協韻音乃來反

百揆時敘庶績咸熙

諸侯慕義不召同期

尚書武王伐紂八

繼高陽之絕

軌崇成莊之洪基

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

也納伍舉蘇縱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所進數百人國人大悅

雖齊桓之一匡

豈足方於大持

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

爾乃育之

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

言楚尊事

周室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

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

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

進以禮見之讓善占射能



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美其風府掾孔融王朗竝脩

刺候焉朗字景興魏志有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

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

德竝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雖振鷺之集

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

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竊

見今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髻亂夙孤不

盡家訓髻剪髮為髻也亂毀齒也及就學廬使受大典初涉諸經

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

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若處狐疑之論

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

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

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劉攽曰案階

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

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

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

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

也洎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愴邑



憤也

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

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

之力用展陳也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

晉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人為阿宰有善績苟堪其事

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

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歸家恃才氣不

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

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

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給敏也靈帝時州郡辟命皆

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

脩翼無卑栖遠趾不步局窘迫也舒吾陵霄羽奮此千

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嘗類稟性在

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祿富貴者為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載

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言通塞苟若由

陳平敖里社陳平

韓信釣河

曲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為吏釣於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終居天下宰食此

詩



後漢書卷三十一

德行傳

文苑傳

卷三十一

德行傳

文苑傳

卷三十一

德行傳

文苑傳

卷三十一

德行傳

文苑傳

萬鍾祿大解四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

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

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

宰謂諛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士德改

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為長沙太傅見前書抱玉乘龍驥不逢

樂與和伯樂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行政事文學言語也

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

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

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昭其懿

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

傭作為資暮還輒爨柴以讀書難古常以禮自牧易

卑以自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

道徵竝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

中覃思著述覃靜也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

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

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

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

為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

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

年風問風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

光以敘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寵也不圖遭疾幽閉

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

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

今養病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

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

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

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

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俾使也

整我皇綱董此不虔董正也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易曰不利

即戎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即忘其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左傳

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尚書曰呂尚七十氣冠三軍

詩人作歌如鷹如鷂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天有

太一五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

目文地有九變丘陵山川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

昌等地有九變丘陵山川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



有衢地有重地有汜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為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眾為衢地入人地深倍城邑多為重地行山林沮澤難行之道為汜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少彼寡可以擊吾眾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兵人有計策矣。劉攽曰注有汜地案孫子汜當作圯

**六奇五間** 陳平出六奇策孫子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間者內其宮人而用之也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間者反報之者也 **總茲三事**

**謀則咨詢** 總天地人之事而詢謀於眾也 **無曰已能務在求賢准陰**

**之勇廣野是尊** 臣賢案前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廣野

索廣野君酈食其無韓信師事處蓋誤也 **周公大聖石碣純臣以威克愛**

**以義滅親** 周公誅管蔡石碣殺其子厚也克勝也前書孫寶曰周公大聖邵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碣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

**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 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觀也 **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

**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遷內黃令**

**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 洛陽城東西北頭門 **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亾子岱亦知名**



張超字子竝河間鄭人也

今羸州鄭縣

留侯良之後有文

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蒲反

少

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陳羣字長文司馬朗

字伯達河內溫人

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

稚長云何

趙為盪寇將軍見魏志

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

可使監厨請客

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啜肉故可監厨也

劉攽曰注有腹大案舊作腹尺

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

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

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汎濫於

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也乂理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

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



臻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陛下獻聖

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

惟岳降神異人竝出毛詩曰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

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

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

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

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

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夫闔閭聞一善言

如一鶚鄒陽上書之言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

辭溢氣全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

詭係單于前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

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

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

也命其

也下

也也



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

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尚書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脉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

聲動心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激楚揚阿至妙之容掌臺牧者之所貪諸本竝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

作掌飛兔騶曩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兔騶曩古

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

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

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

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

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

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閣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綉

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禪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冑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次至

衡衡方為漁陽參槌蹀躞而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

蹀躞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槌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槌自衡始也臣賢案槌及槌竝

擊鼓杖也參槌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文苑傳



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搃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搃而去足知參搃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杜預注左傳曰袒近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

身衣也音女一反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搃而去顏色不怍作羞也操笑曰本欲辱衡

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不當爾爾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

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

晏衡乃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椀杖說文曰椀大杖也音佗結反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

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

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

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

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



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抵擲也表慙然為駭慙然怪之也音撫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

雖一覽猶能識之

識記也音志

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

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外挾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解見宦者傳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



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

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

志動而篇辭作斯文章之為貴

抽心呈貌非雕非蔚

雕斲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

殊狀其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楊雄曰詩人之賦麗

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一

獨行傳第七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

中庸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須得狂狷之人

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

此蓋失於周全之

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

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

分流為否異適矣

人之好尚不同或為或否各有所適

中世偏行一介

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石而尅扞



於強禦

謂劉茂衛福也

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

戴就陸續也

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

范成張劭也

蹈義陵險死生等

節

繆彤李善也

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

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

遺

措置也

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

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

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

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

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

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

立趙飛燕為

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臣

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

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

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螽斯后妃之德

今陛下聖嗣未

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

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

育

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

臣聞之怛然痛心



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  
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  
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  
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  
傳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  
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  
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  
成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  
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

者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持節與太僕任

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

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縱捨也變易姓名間竄

歸家間私也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

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

守乃自齋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

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

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

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



後漢書卷五十一 循行傳  
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

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

師博士許是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

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

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

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

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

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

華之歎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剗胎殺夭則騏驎不至竭澤而漁



則蛟龍不合覆巢毀邪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立哉乃還未聞求賢而脇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

王莽以業為酒士王莽時官酤酒故置酒士也病不之官遂隱藏

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

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

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

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

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

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

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

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

不入亂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親於

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

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

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

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

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



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為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

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

服竟後為沮陽令

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

會王莽篡

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

今并州孟縣也

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



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  
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  
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  
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  
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後拜侍  
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  
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  
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賊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  
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

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  
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  
各除子一人爲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

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

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風俗通曰宋大

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爲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

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卽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  
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



尉弓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搥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鬚

汗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彭脩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毘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日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休假也與脩俱歸道爲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



後漢書卷三十一 獨行傳  
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

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

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

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

脩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

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

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補衡傳朱雲攀毀欄檻

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劍斬張禹上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京雜記云攀折玉檻自

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

遂原意罰貫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

百人作亂郡言州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

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為

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修

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

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

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

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



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

不如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

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為洛陽

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

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

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

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

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

家守闕稱寃詔譴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

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

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

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

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

為正公食菜於汝墳也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

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

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

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



後漢書卷三十一 獨行傳  
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疾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幾萬餘人應

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竝告歸鄉里式

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

孺子稚子也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

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



後漢書卷之百一十一 循行傳  
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爲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總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空下

也棺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亾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



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竝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里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導引之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進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

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

史記曰侯

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晨門肆志於抱關。解見張皓傳。子欲居九夷，不患

其陋。

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如貧者士之宜。

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漣漣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

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恂字少林

恂音純

廣漢新都人也恂嘗詣京師於空

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恂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



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恠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恠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恠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恠。恠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恠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恠所由得馬。恠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亾。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恠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

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恠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恠。恠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恠休息。自與俱迎彥喪。餘金俱存。恠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釐亭。釐音台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恠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恠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



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寃，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恠曰：「當爲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

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亾。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劔，至亾處祭，酸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闕，字子春，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餽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



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勲掠考五毒肌肉滫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

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

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

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

所作乎續曰母常截肉未嘗不方

○劉放曰案文上嘗當作常

斷

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

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

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

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

有理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

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

年十五

詣大學師事鄧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財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

姓名之過非  
善也

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一年徵拜太常卒官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



元意既不以爲異不妨禁止其婦不必區而主之法不近人情之尤者爲不取也

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

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昨日也激刺面



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  
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計哉由是見  
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爲國三老安帝常  
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  
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  
懷憤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  
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  
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

此勝李元遠  
矣

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  
苦毒至乃體生蠱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  
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  
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  
它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爲窟室  
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  
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  
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  
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



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

宜春今袁州縣

少與同郡雷義

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

讓義前後十餘通記

記書也

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

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

求無已

說又曰詭責也

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

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

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絛以去主疑重所取

重不自申說而市絛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絛還主

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

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

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

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

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

初為郡

功曹嘗擢用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辜者後

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

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

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

陳雷之



此皆好名之過  
指義無考也

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臯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  
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  
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  
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  
人義遂為守灌謁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  
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  
謁者胡廣云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桓後遂稱  
云馬融以為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  
吉以異制馬云灌習也字義非也高祖承秦灌嬰服  
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豈其然乎  
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  
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字史雲

冉或作丹

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

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

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

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

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

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

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常賃灌園恥交勢利為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奐後為考

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

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

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



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免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與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

車載妻子捃拾自資

袁山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

解屬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劉放曰註遂誓不敢受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

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于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吾生



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

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

身歛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

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干飯寒水飲食之物

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音

義云謂人立可隱則也隱音於斬反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

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

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

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謚法清白守節可貞好廉自剋曰節也

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

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

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

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鋸斧使就挾於肘腋鋸從吳毛詩云不吳

不赦何承天纂文曰甫今之鋸也張揖字詒云甫刃也鋸音華案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鋸字就語

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即因止飲食不

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掇拾也丁活反主者窮竭酷

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本草經曰馬通馬矢



也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  
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  
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  
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  
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  
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  
證其父薛安庸駮忸行無義忸怩也猶言慣習駮音吾楷反就考死  
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  
手刃相裂安深竒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

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

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風俗通曰光祿奉  
膺上就為主事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

今貝州武城縣

從兄忠為中常

侍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

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

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

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

柳城縣屬遼西  
郡故城在今營

州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

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



荀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  
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  
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  
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  
爾其勉之荀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  
荀殞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郇侯郇今  
貝州  
縣也音  
式榆反荀葵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  
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  
死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高士傳向長  
向字作尚字

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

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說文綃生絳也從系肖聲音消  
案此字當作幪音此消反其字

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幪頭鄭玄注儀  
禮云如今著幪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常

於竈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

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匄於

人或悉邀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

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



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  
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脫易簡素而栩更  
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  
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  
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  
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  
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  
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

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時夏大旱太守自

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  
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  
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  
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祈福精誠懇  
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  
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交乾草也搆火其傍  
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  
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水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爲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高之子也乃爲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爲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

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爲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亾則爲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寡婦爲嫠無夫曰獨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



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亾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乏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

魏志烈字彥考

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

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劔於路行道一人

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劔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竝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

魏志曰公

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爲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三月二十日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惟此

剛絜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東夷人尊奉之大也公孟受卦以具象之  
之於然短至全而又短望遠而具其以  
昔歷歷野林來以去盜十首以游其  
快而中其至其德又數字皆其

48-11167



